

2012 中国最佳

杂 文



太阳鸟文学年选

主编◎王 蒙

分卷主编◎王乾荣

 辽宁人民出版社

2012 中国最佳散文



主 编 王 蒙
分卷主编 王乾荣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2 中国最佳杂文/王乾荣编. —沈阳:
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7. 7

(太阳鸟文学年选 / 王蒙主编)

ISBN 978 - 7 - 205 - 08893 - 4

I. ①2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杂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7064 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 - 23284321 (邮购) 024 - 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 - 23284191 (发行部) 024 - 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ublish.com.cn>

印 刷: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印 张: 11.5

字 数: 312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丽竹 陶 然

封面设计: 小 北

版式设计: 孙志武

责任校对: 赵卫红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205 - 08893 - 4

定 价: 49.80 元

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王 蒙

执行主编 林建法

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
张东平 孙 郁

分卷主编

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

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

杂 文 卷 王乾荣

诗 歌 卷 宗仁发

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

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

序：杂文自有杂文的味道

王乾荣

为便于看官先生阅读，试对今年所选杂文逐篇做个点评，或曰略加提示。其中有些是选文时随手所“点”，大部是编讫集中“点”的。

点评，即点到为止。譬如点评歌咏比赛，哪怕“评委”口才极佳，也不宜喧宾夺主，一味铺张扬厉，嘴若悬河，将“点评”像抻兰州面条一样，拉得比歌手歌唱时间还长，又操着训人口吻，令歌手尴尬，叫喜欢听歌的观众厌烦。

演唱有亮点，作文也是——选到这里的杂文，总有叫我眼睛一亮的地方，哪怕仅仅一点，比如题材、提法、表述、角度等等。我没本事“长评”，而仿中医针灸，只一针，力求“扎”到“穴”上。有的“针”，就用作者原料，“点”为钩玄，您也可把它视作一个小小提要。

以“点”为序，信手拈来，是“讨巧”，但本选者一向不惯居高临下地“全方位”大谈“走势”之类，俨然权威。选编十年，往年之序，只一回取“点评”方式，其他均为“漫说”。由“漫”到“点”，今年再试一把。

点的是文章及作者，却盼读者朋友有所感应。或许下针失准，您尚不觉酸麻胀痛，即请传邮件于我信箱 wqr0760@yahoo.com.cn，助我来点，包括某篇文章当选与否，一并道来，也算选读相动，以俾来年参考。

《“临时工”一语使用艺术探索》阿敏说的是“长工”歧视、欺负“临时工”现象。“长工”之优越，在于“长”。但于人世而言，大家都是给

“老天”打工的“临时工”。回黄转绿无定期，世事反复君所知。谁有本事千岁、万岁、恒寿永康，而堪称高贵的“长工”？

《武松湿鞋》闲花落地听无声，污水沾鞋没感觉。武松从政一事，向来无人留意。安立志先生留意了，且说到武松在传统官场浑水里的“湿鞋”。即凭此点选此文。

《四十岁以后要善于绝交》钱玄同说人过四十该枪毙，惊世。陈仓又说，四十以后必善绝交——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嘛。在人欲横流、认钱认权认色而不认人的今世，善绝交不啻为独特处世良方。当然，重在“善于”。

《“大家”是谁？》人面仅一尺，竟无一相肖。“大家”是莫须有的，却似乎紧紧包裹着、左右着一个个“不相肖”者。

《人生不过几张纸》陈鲁民先生擅写罗列式文，也算一风格。此文精彩处在引述钱钟书那句话：“一张文凭，仿佛有亚当、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，可以遮羞包丑；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、寡陋、愚笨都掩盖起来。”遮羞叶，当指“真的假文凭”或“假的真文凭”——前“证”是宵小之徒偷偷摸摸“办”的；后证是堂堂学府人模狗样发的。

《研讨三题：听、问、说》向学者善听；理智者善问；能辩者善说。倾听能获益，提问握分寸，发言抒高见，才算合格的学术会议参加者。只“混会”而不懂“听、问、说”的中国“学者”，所在多有。陈平原先生的写意描绘和入木三分的剖析，像极了一幅讽刺画。

《谁的传人》一个虚无缥缈，成为极权专制象征的玩意儿——龙，在新时代，又被不三不四之人捧为老百姓的嫡亲祖宗，强迫咱们做它的“传人”。别有用心者为之大唱不息的颂歌，更令众多懵懂者“被传”而不怪，乐淘淘甘当人家的滴里搭拉孙。咱们，就是如此慎终追远的。可“龙”那老东西岂能让咱们当家作主？陈四益先生说得实在：管他谁的“传人”，老百姓“不如老老实实争得一个做人的权利”。

《你一定是领导吧》领导对平头百姓反应的讶异，是“只缘身在官场中”。

《北大被骂是荣誉》对高贵的北大，唱颂歌，“只研朱墨作春山”，

足矣。

《不能设想没有梦的人生》对大学毕业生的“致辞”，一般由校长、系主任或教授为之。这篇出于媒体评论员之口，独特之处是只字不提学校的“培养”和“恩泽”，反道，须“从大学课堂上的各种理论与教条中走出来”。

《宠辱皆忘是一种风度吗？》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不忘“辱”，没太深道理。如何不“自欺欺人”，如何改变“大家都去做缩头乌龟”的现实，是一个十分沉重而不得不说的老话题。

《“做好事”》“好事”也是“坏事”。此文从汉语达意的奇妙，说到世事阴阳变幻的吊诡，正反照应，趣例穿插其间，处处显出作者巧思。

《有人不喜欢和平吗？》看新闻人应知，世界从无“和平”——敌对国家的武力冲突，霸权势力的武装干涉，第三世界国家的种族争锋和“颜色革命”，恐怖分子的捣乱……均是熙熙攘攘的权益之争，是对人类和平的破坏。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别把杜家祁先生的“祈祷世界和平”，当笑话看。

《高血压，遗传还是习惯》范志红是常在电视露面的一位食品安全专家。本文算是一则科普小品，作者把它写出了杂文味。不作势，不居高临下，寓教寓理寓真于唠家常般的亲切，娓娓道来，沁人心脾。这里透出的哲理是：心静病良已，形槁神独完。

《大钱》国人崇尚金钱拜物教，爱钱爱得入迷，想钱想得呆痴，捞钱捞得发疯，唯钱为尊胜六亲，人间万姓九叩头。钱可通神，可买鬼推磨和性。读此文，会否猛然顿悟：很多了不起和金钱一点关系没有？

《“反对”与反“对”》符号先生说：反“对”，是不对的；反对，却不一定错。像绕口令，说的却是真理。汉语“反对”一词，我疑原意即“反‘对立面’”。若此“对立面”只知“对”之“正确”一解，又无知地以“一贯正确”自居，则彼“对立面”笃定错，也即反动。是“对”字的恍惚两解，把人害惨了吗？

《第一次游台湾》去台湾，看素质，只有“去”的人方能看到并颇有所感。重温两句诗：“矮人看戏何曾见，只随旁人说短长。”

《粗细辨正》细，卷之不盈分；粗，舒之弥宇宙。细至细菌，也应是益生菌；粗至粗疏，也别粗野。

《好诗皆浅白》算艺文小品吧。“忽有好诗生眼底，安排句法已难寻”；“我去寻诗定是痴，诗来寻我却难辞”；“夕阳芳草寻常物，解用都为绝妙词”……均是古顶尖诗家及诗论家以诗论诗之浅白的。诗人高红十论诗的浅白，不用诗，全是大白话，可给幼稚园小朋友讲，也聊供抽象派诗人参考。

《张艺谋的政治》玉体横陈处，正气冲云霄。葛红兵先生揭出张艺谋的心思是：“妓女，一旦你是妓女，你在我的眼里最多是一棵没有生命的躯体。你们用你们的躯体挣钱，我也可以征用你们的躯体去赴死。”

《“鬼子又来了”》原题《9月上半月那些事儿》，本书取其一事作题。本是远近高低，拉拉杂杂之事，却要提纲挈领道明，更须富有杂文味儿——刊于《杂文报》头版，没杂文味，谁稀罕看？半月大事，人人皆知，要你唠叨？故事人人会说，说法各有妙处，杂文家说得更加机智传神，瓜田有这本事。

《前度薄郎今又来》当年“文革”魂安在？前度薄郎今又来。其时年幼受迫害，今朝势大反害人。奸雄得志，便把令行。这篇署名“光明评”的短论，也可视作一篇杂文，活现了一个“玩心跳”政客的倒行逆施，让新时期青年，实实在在领略一下“文革”的生长土壤及其一个恐怖侧面。

《群众的脸色》从“‘看人脸色’的名声历来不好”，另悟“在人与人的交往中，看人脸色是不可避免的，有许多时候甚至是非常需要的”。看他人脸色，映自己尊容。领导大人：您留啥样脸面在人间？且看郭庆晨先生如何“认脸”。

《秦桧是个“精英”》郭兴文先生说：“对精英秦桧，后世一副‘人从宋后少名桧，我到坟前悔姓秦’的对联，却道出底层草民老百姓的心声，成为千秋定评。”但这也许只是“草民的心声”，却非“千秋定评”——既“定”，何来当今“为秦桧平反呼声很高”？又何止“让秦桧站起来”？君不见当今被“打倒”的这“桧”那“桧”，纷纷“站起来”了！

《我为什么不开微博》春风吹落又吹开，山鸟飞来自飞去。一个在满世

界爆得大名的“青年意见领袖”，自报心曲，写得真实。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认定这篇出自韩寒之手。

《diao丝？你也说得出口！》如今媒体，智弱谋强，野蛮到十分不要脸，亵渎礼义廉耻，言语无味，像个瘪三，满嘴奇臭，甚于《金瓶梅》里的淫腔妖调。道学家虚伪，大家不以为然；潮人叛道，就在公共领域把生殖器挂在嘴边？

《理念是天堂的花朵》须从旧景翻新样。伦敦奥运开幕式特点，韩小蕙总结三大亮点：辛勤工作着的民众，全部被历史铭记在册，被尊为国家繁荣发展的主角；伊丽莎白女王放下了至高无上的君主身段，参与到举国狂欢的表演中；英国人拥有直面历史的勇气和反思精神——这可比照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自矜、颂盛和铺张扬厉。

《期待“伟大的读者”》作者说：“那些浪迹于批评家之中，以陈旧发霉的观念说些屁话，抑或只知道贩卖新词，从概念到概念，遇到作品却说不出话来的所谓‘批评家’，并不鲜见。”话挺狠，没点名。是不是这样呢？去专门报道作家及其作品的报刊浏览一下整版整版的“作品研讨”文章，即可验证。

《中国的第五大发明》经历政治运动——比如“文革”——的人，都听过把谁谁谁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”这样的断语。我一直不明白，那“柱子”是啥模样。今天是明天的历史。读黑马此文，晓得了当今“耻辱柱”，是由“不锈钢”铸就，想来必比历朝历代的摩登、靓丽、坚固、耐用，能传之久远而其魂不灭吧。

《改字红歌》革命歌曲唱得响，未解之处找黄郎。黄一龙先生钻牛角尖，更改经典“红歌”某字某句，斗胆包天，不无道理。黄先生跟“红歌”似有纠缠情结——去年我曾选他一文《“红歌”里这首歌有点“黑”》。

《大家一起“造纸”吧》生儿不用识文字，斗鸡走马胜读书。但官至公卿学至教授大人者，总须粗通文墨。有个现代高官兼杂文家宋振庭，曾说对“造诣”这词，他竟“造纸”不已，直至一好友委婉指正。宋的可爱之处是，知耻，不像有所谓“文化学者”，其错多多，死不认账，如把“致仕”说成“当官”，被指，辩称是怕愚昧读者不懂文言而“用现代汉语

解释”。

《野田的小偷逻辑和谎言》钓鱼岛是一个“无法移动”的物体，野田却称日本是一种“无法阻挡”的蛮力，妄图“移动”钓鱼岛！其人的困境在于：不讲道理，所以不合逻辑，而不合逻辑由神经错乱引起，可视言者为非正常人；满嘴谎言，是为了掩盖事实，事实反过来恰恰可掴撒谎者的嘴巴，叫他自作自受，无法下台。

《既当君子，也能挣钱》寸心原不大，优少劣自多。只因当今“能挣钱”者多堕为小人，所以作者呼唤“既当君子，也能挣钱”。可如今抢钱、圈钱、洗钱者比挣钱者多多——他们不属于“小人”，是绿林大盗。

《“道德败坏”体现官场文字功力》作者问：既然刘志军的滥用职权、收受贿赂、玩忽职守等均属于“道德败坏”，为什么在其罪状里仍单列“道德败坏”一项呢？原来“道德败坏”之说，“最能体现官场文字功力”。这乃是中国特色言辞，涵义既深且广，既彰显又暧昧，颇具力道又其软如棉，透出的怪味儿，咱们慢慢咂摸吧。

《吁请方舟子：打假别打真》方舟子的打假大棒，所向披靡，时见纷纭乱真。作者的进言是：方先生如真具科学精神，最好别在泼洗澡水时，把孩子一并倒掉。

《鬼谷子的教育观》尘土与烟霞，其间十余步。鬼谷子这位默默无闻的良师，令作者想到“一个两千几百年前的古人，培养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，这让今天众多的中国大学备受诟病而汗颜”。可当今商业化了的学府，尤其显赫名校，学术不轨、唯利是图、自吹自擂、沾沾自喜犹感不足，何曾“汗颜”过呢？

《还能干什么》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曹雪芹颇厌恶这句腐臭话所表达的滑头意趣；脂砚斋也点评道：“此联极俗。”瞧蒋子龙先生介绍的贵族文豪托翁，那么勤劳拙朴，就从不把自己陷在“学问”和世俗“人情”里。

《人间见白头》拿美人迟暮说事，读者或可想见公众人物，如领袖——他急流勇退，把神采奕奕形象留给大众，多好！等到颤颤巍巍，嘴合不拢，哈喇子收不住，小便滴在裤脚上……还挣巴着握权不放，那贪婪衰朽景况，

叫人几多怜悯，几多心疼，又多么无奈——可那孤家寡人，如“汉武帝愿长年”，并不自觉。

《从赔款到存款》文中说到一些人在外国大量存款，让另一些人“分享”存款者的自豪和荣耀——当然不能“分享”人家的存款。他没有说，国家更大量地购买外国——尤其是美国——的国债，而国家是大家的，那么何年何月何日，咱们债主才能“分享”这“富有”呢？即算有望“分享”，人家一“量化宽松”，咱们“分”到的，也只是轻飘飘的几张纸片儿。

《无奈“啃老”》“啃老”没出息，“啃老”也无奈。没出息“啃”也好，无奈地“啃”也罢，幸亏尚有“老”在。中国父母贱骨头，被“啃”惨，还说什么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——不肖之子不“啃”你“啃”谁？中国文化内蕴丰沛而历史悠久，也足可令子孙“啃”一番呢，又能为当代文化繁荣加码，何乐不为。

《论疼痛》本文结论是：没有痛觉是危险的。痛觉来自大脑，这是生理问题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——这或可令人悟到，一个社会的“大脑”，没有“痛觉”更加危险。顺人人心悦，先天天意从。疼痛路径的阻断，或“大脑”对疼痛的阻绝，必致社会溃烂、腐败。

《不要以为我不会说脏话》鲁迅说：“含含糊糊的扑灭‘谩骂’，却包庇了一切坏种。”可见鲁夫子不一概反对“谩骂”。当然被“骂”者也不一定是“坏种”——当一个人被冤屈得“说不出别的话来”，而以泛指“骂”出出鸟（diao）气，也是常事。李娜，文如其人。

《司马迁若是记者》《史记》篇章，很多为司马迁亲访而得，被鲁迅誉为“绝唱”；今记者行之不足，更多“客里空”者，“唱”不了那么真切动人，故欲“走转改”以为“继绝”。《史记》又是“无韵离骚”，今天记者造“火星文”，玩“网语”，拿洋文缩略词忽悠读者，“离”高雅之“骚”，更其远矣。

《我们可不可以不比较》较劲般的比较，可免；比较以鉴别真伪等等，还是要的。世无洗耳翁，谁知尧与跖？比较之前须洗耳，方为上策。

《把刘翔归还给吉粉花》刘翔爹娘也算“空巢”老人吧？黄鹤一去不

复返，是“空”；自向庭中种荔枝，也是“空”。刘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“空巢”，值不值，两说。常人，欲如此“空”而不得呢。

《脱裤子放屁——大地一笑场》笑话是讽刺，是幽默，是讥诮，也是机巧。笑话是生活的作料，也是政治的解析。笑话是玩意儿，也是武器。笑话是叫人笑的话，也是叫人哭的话。它令智者冷笑，令智力平平者傻笑，令智障者过三分钟补笑。听了笑话，尤其是政治笑话暗哭之人，方解其中三昧。李兴谦先生只说“古代政治笑话”，这本身近于笑话。

《好人陷阱》物有所不足，智有所不明。什么叫“做人难”？即善心不一定得好报，做“好事”未必有好的社会效果，反而祸害社会。

《生前立传，如活人修墓》“名岂文章著？官应老病休！飘飘何所似？天地一沙鸥！”与其说这是杜甫生前给自己所“立”之“传”，不如说是他的座右铭和自嘲。杜甫生前无“传”，后人却为这只四野漂泊的“沙鸥”立了无数“传”。梁衡先生说，朱镕基不立传，反衬出一些人的可笑。

《婚证上的历史幽默》历史多荒谬，不管大事件，还是小细节。历史不能更改，却可从中汲取教训。现实也荒谬，包括婚姻。现代青年，没人在他的婚证上写语录，他却连证儿也懒得领，闪结速离，痛快淋漓。政治给婚姻强涂以色彩，也可轻飘飘把它异化为白纸一张。

《为“意义”埋单》意义无处不在。无意义则无人生，连无聊都有意义。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春风的意义是“恩泽”。“春风不相识，何事入罗帏”，春风的意义是“春情”……此皆诗人之雅。视购鞋为买意义者，堪称诗人，同时是哲人——所谓“没鞋穷半截”，给人买双符合他身份的鞋，意义就是你我不但位分相当，而且称得上知己。

《齷齪的档级》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。古十等，即“王、公、大夫、士、皂、舆、隶、僚、仆、台”。刘诚龙先生写此文时，还不敢问：今之薄郎啥爵位？现答：略同于“公”吧。他齷齪起来，也不要什么“天上人间”或“总统套间”档级；中纪委报告称，自有“多名女性”供他召之即来把玩——他是“超级”！

《多余的是有用的》本文与同选的《北京记趣：多余的一句话》相映成趣。这里说理，那里纪实；这里说“多余”有用，那里道“多余”惹

祸。关键在如刘仁文先生所说：“我们要的是有用的多余，而不要没用的多余。”

《女人“无旷”啥意思》谭其骧教授说：“现在的大学生读不懂古书！”岂止古书？现代汉语还懂着呢。浮躁时代，有“为求一字稳，耐得半宵寒”这样的学子吗？

《老先生，请回吧》于丹教授端出圣人孔夫子给咱们上“快乐”课，道：“说白了，《论语》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。”文中这位痛苦的“老先生”，除了听取刘兴雨先生的直言，请温习于老师的话，再读《论语》，自会回家“取乐”。

《数字的心灵慰藉》编柳萌先生此文时，恰好听朋友介绍《数字的秘密人生》设计者列文的一句话：“每一个观念，都是以富含情感与文化的各种信号所织成的锦缎的形式，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的。”就想，在极端情况下，人对数字的情感联想，可能会潜入强迫性行为。

《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》龙应台的文章，深刻到他人难以用别的话去评介。我于此文读出两个字：窝囊！悟明一句话：人和人是不一样的。别的，大家去领略吧。

《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》名诗：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仿句：“怀疑的时代给了你疑窦丛生的心肠，你必用它去寻找信仰。”

《人们为何崇尚“霸气”》世风浇漓，人心不古，反臭为香，比比皆是，如：羡明抢暗夺，鄙劳动致富；比吃喝嫖赌，笑品端行正；踏实求学者傻帽儿，剽窃作假者人尖；越穿越少搔首弄姿是摩登，衣冠整饬文明礼貌为土鳖……霸气，也被张扬得无以复加，但见处处皆霸——陆士华先生称之为“高悬霸主鞭”。人皆欲霸，血腥扑鼻。

《有些傻永远被仰视》此文可印证鲁迅的话：“世界正是愚人造成的，聪明人决不支持世界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。”

《微博绑匪》陈毅诗曰：“一切电子化，只要摁一下。”没那么简单，摁千下万下，不止。总有一天，人将不人，而变成高智能电子玩偶。不是人活得累，是世界变化快。

《从“小姐”到“失足女”》公安部官员建议把一种女人称为“失足女”，可谓“失策”，可视作一时“失口”，咱们不必“失笑”。只要法律不“失重”，事实不“失真”，称呼总会名正言顺——名从实来嘛。急吼吼“必也正名乎”？省省吧。

《〈老子〉十错》解《老子》者，不胜其多。指谬者有之，整出十错，是彭俐先生杰作。老子原就奔放无羁、口无遮拦，他的话，虽圣而为“经”，怎能句句真理，字字散发“心灵鸡汤”味，且“一句顶一万句”，一句管一万年呢？不苛求古人，不求全责备；但是现代人，没必要匍匐于古圣人脚下吧？于丹教授，也许不以为然。《沈阳日报》记者唐晓诗写一文，题是《于丹：不要让挑剔成为生活的态度》。彭俐读《老子》，太过“挑剔”。

《天庭问责的政治秀》政治秀或明或暗，有“正经”的，有下三滥的，有“机智”的，有滑稽的，目的只一个，天地无别，即忽悠众生，维护官家既得权势。如“问责”这事，便既“正经”，又下三滥，既“机智”，又滑稽，官僚们自以为可遮人耳目，但老百姓心知肚明。

《别把博士“找不到对象告单位”当笑话看》女博士的求爱勇气和作者的惜爱善心，相映成趣。

《没啥东西没有副作用》央视瞎眼了。阮直先生去央视“辩证法讲堂”做演讲嘉宾，笃定火过于丹、易中天。

《“甄嬛体”演讲，又一例拿无聊当有趣》演员在公众场合矫情，或许是职业本能使然；学者们撒娇，也欲获取演员那样的偶像效应吧？这年头，不是演员的演员，不胜其多，但他们总是演而不肖，蹩脚，令人作呕——因为他们“拿无聊当有趣”。

《吼秦腔》古怪的秦腔，确是“吼”出来的，闻之令人“忽魂悸以魄动，恍惊起而长嗟”。子雍先生陕西人，正好写这个，大名人贾平凹也写过。自古陕甘不分家。据详考，秦腔发源于陇东，明万历年间《钵中莲》一书即有记载。我陇东人，打小听秦腔，可惜我没写，写了，也没有他们生动。

《梦露为什么可爱？》同为“想嫁百万富翁”，只因梦露（扮演的角色）

跟咱们这边的“女中豪杰”两者面目不同，心曲各异，文野有别，所以邵燕祥先生鉴别，一个具有“少不更事”般的可爱，一个却似“把欲望写在脸上”般可恶——至于男方是不是“之子无良，二三其德”，另说。

《纵杀》纵杀，为“杀人不见血”一种，渊源深邃，流行于古今社会，也是当下官场一角写照。一角非全角，读者诸君，切勿视官场为漆黑一团。

《“开胸验肺”者的超越》自愿开胸验肺，实则非“自愿”。这是国之大耻。张海超极端“自救”，获得悲惨“胜利”——其实有点像舆论的“胜利”。民工张海超不满足于自己的小小“胜利”，而要中国法律在对弱者的维权中获得大胜。灾难、勇气、觉悟、奉献，令他的人生升华。

《人生就是苦难和喜悦串起来的》但有路可上，更高人亦行。职业病人史铁生顽强生存，悟透人生，每一个追念他的人，都崇敬他的至情至性。

《独辟的“蹊径”？》教授以答应帮上学引诱少女上床；教授让学生挣不到四千万元“别来见我”；教授骂上访者百分之九十九是精神病；教授嫖娼；教授剽窃；教授打老翁；教授成“老板”……此类教授，一名“叫兽”，除了不向学，什么埋汰事没干过！难道司马先生指望他们得诺贝尔奖？

《“领导”正义》老百姓说，领导是当官的，是头儿，是管咱们的。牛群讽刺说，领导是只会照本宣科的“冒号”。宋惠昌先生听不下去了，要为领导“正义”——他或许不是领导？这篇文章，领导们定不喜欢。

《“无厘头的问题”亦有“厘头”》“无厘头”亦有“厘头”，标题如此，文末也说“‘厘头’……不是无缘无故冒出来的”；但宋志坚先生通篇只字不提“厘头”何在，只是十分好玩地讥讽出题者的荒谬逻辑，为考生的无由“自由发挥”抱屈。玉皇大帝和如来佛谁大？读者诸君也“自由发挥”一下“散发性思维”吧。

《王立军跟谁“最无关”》选这篇，是因其中透露的电影学院老师的先锋和大胆。也因当时“王立军事件”尚处于“敏感”和神秘莫测阶段，官方无语，舆论等着瞧，暧暧昧昧，而苏文洋先生善解官意，替官方和媒体聊诉苦衷，其心可鉴。

《邓玉娇姑娘的激进主义》说理如剥笋。行家介绍：“吃手剥笋，须慢

慢剥，开头是嫩笋部分，味道怪怪的，有点陈腐的感觉，吃到底根开始脆起来，一咬发出咯嘣一响，美味也出来了，带鲜，微辣，清新。”读此文，即有此联想。

《谁出卖了你的秘密》我不认为寓言本身即是杂文，但把寓言作为议论的论据，便是杂文。关于“保守秘密”话题，我想起一个经典段子：一人向另一人打听一个秘密，说自己“会对这秘密绝对保密”。另一人说：“我也会。”

《天边与身边》“把身边做好了，再让心飞到天边”，人生才不悲哀。道理看似简单易懂，但作者反复、细腻、强烈的对比论述，仍令人有“顿悟”之感。

《思想本无需“解放”》解铃还须系铃人；不“系”，则无所谓“解”。又，思想锥心坦白难；人家不“坦白”，你也无法“解放”。

《被嘲笑的不是缺陷》“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；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！”类似于“人不如狗”的事，甚多。人应学会自嘲，如觉没脸了，就“破帽遮颜过闹市”吧。

《一个人与一部电影的命运》当年批判《武训传》，片面、极端、粗暴；当今为之翻盘，视为经典，有人也不同意。电影《武训传》，当然涉及武训其人。言论自由了，对这个人 and 这部电影的看法，见仁见智，谁也别一棍子打死谁。

《经纬接目穷四方》地图如书，绘图而表情怀，题材独特，标题雅致，述说清晰，一则知识小品，也算杂文，所以入选。

《朋与友》闲话一篇，不无意趣。别的文章看烦了，读此文，放松一下，顺便获益。

《吃是文化，更是政治》一字未提“吃”是为了“活着”，盖因不在话下。

《“我愿做一只小羊……”》同是痴情男人向女方示爱：愿做“小羊”，雅；愿为“履”，俗；愿做“卫生棉”，恶心。“疯话”，也须优美，才“疯”得够水平。

《抹光抹圆蒙领导》关于“下面”如何糊弄“上面”，从当过共和国大

官的王蒙先生口中说出，令人倍感熨帖——他若没有身居高层的体验，也不深入底层，就描述和剖析不了这么地道。

《说龙》对所谓“龙”、“龙文化”、“龙的传人”，有歌颂的，有骂死的，这一篇，以史家之博识和哲人的眼光，辩证论述，令人开豁。

《无约可救》作者将“约”即重然诺视为“底线”，感叹“国人最没有的东西居然是底线”。有一年高考题也是《底线》，提示：“底线是做人的基石，是处世的最起码的准则，也是人们安身立命、维护自尊的法宝。”无基石，则无以安身；无准则，实为以我为准；命不立，废自尊，即人不成其为人。人非人，您说这是什么世道？

《“选秀”进入“拼评委”时代》“反客为主”现象时有，现于荧屏“选秀”，别具风味——人们欣赏“娱乐评委”的搞笑，却讨厌“学术评委”的刁钻。

《胸怀来自……》本文是有偏颇的，作者没有提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报纸上“开天窗”那样的劣迹。

《做骗子要厚道》魏剑美先生“拜托”骗子们“骗得不那么露骨一点”。他似乎想当骗子的导师，其实骗子无需指教，露骨的和非露骨的骗，统统于今大行其道——而人们总是或者受露骨的骗，或者受非露骨的骗，更或者二者均受，不胜其骗。您尽管“心安理得”受骗，以保骗子们“理直气壮”。

《不提蔡元培，北大还剩什么》北大话题多乎哉？太多啦。有人戏称，近年的北京大学成为“话题大王”。为什么？一因北大有名气——人怕出名猪怕壮，话题，总是逐名而去的。二因北大丑闻多，颇有一议之处。有名又有事儿，犹如绯闻演艺明星，你不成话题谁成？有话题，或反或正，难免叫人想起蔡元培。北大那么高贵，那么有名，盼它多出些王选、林毅夫那样的正题，少出一些劳什子“话题”。

《长大后谁就成了谁》“这么小的孩子，心不在学习上，却一直在想着‘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领导’。”吴非老师对此颇感担忧，不知他长大后“成了谁”。我补充两点：一个孩子说，他长大要成为贪官；另一个孩子说，他长大要当皇帝。前一个是一条新闻报道的；后一个是一则广告里宣传的。